

警

世

通

言

徐川夜放印





第十一卷

蘇知縣羅衫再合

早潮纔罷晚潮來

一月周流六十回

不獨光陰朝復暮

杭州老去被潮催

這四句詩是唐朝白樂天杭州錢塘江看潮所作話中說杭州府有一才子姓李名宏字敬之此人胸藏錦繡腹隱珠幾奈時運未通三科不第時值深秋心懷扣鬱欲渡錢塘往嚴州訪友命童子收拾書囊行李買舟而行擡出江口天已下午李生推篷一看果然秋江景致更自非常有宋朝蘇東坡江神子詞爲

證

鳳皇山下雨初晴。水風清。晚霞明。一朵芙蓉開過，尚盈盈。何處飛來雙白鷺，如有意，慕娉婷。忽聞江上弄哀箏。苦含情。遣誰聽。煙歛雲收，依約是湘靈。欲待曲終尋問取，人不見，數峰青。

李生正看之間，只見江口有一座小亭，扁曰秋江亭。舟人道：「這亭子上每日有遊人登覽，今日如何冷靜？」李生想道：「似我失意之人，正好乘着冷靜時去看一看。」叫家長與我移舟到秋江亭去。舟人依命將船放到亭邊，管棹穩纜。李生上涯，步進亭子，將那四面窓

稿推開倚欄而望見山水相啣江天一色李生心喜
叫童子將卓椅拂淨焚起一爐好香取瑤琴橫於卓
上操了一回曲終音止舉眼見牆壁上多有留題字
跡不一獨有一處連真帶草其字甚大李生起而觀
之乃是一首詞名西江月是說酒色財氣四件的短
處

酒是燒身煩惱色爲割肉鋼刀財多招忌損人苗
氣是無煙火藥四件將來合就相當不欠分毫
勸君莫戀最爲高纔是修身正道

李生看罷笑道此詞未爲確論人生在世酒色財氣

四者脫離不得若無酒失了祭享宴會之禮若無色
絕了夫妻子孫之事若無財天子庶人皆沒用度若
無氣忠臣義士也盡委靡我如今也作一詞與他解
釋有何不可當下磨得墨濃蘸得筆飽就在西江月
背後也帶草連真和他一首

三杯能和萬事一醉善解千愁陰陽和順喜相求
孤寡須知絕後○財乃潤家之寶氣爲造命之由
助人情性反爲仇持論何多差謬

生寫罷擲筆於卓上見香煙未燼方欲就坐再撫
一尚忽然畫簷前一陣風起

著聚庭前草

能開水上萍

惟聞千樹吼

不見半分形

李生此時不覺神思昏迷伏几而臥朦朧中但聞環
珮之聲異香滿室有美女四人一穿黃一穿紅一穿
白一穿黑自外而入向李生深深萬福李生此時似
夢非夢便問四女何人爲何至此四女乃含笑而言
妾姊妹四人乃古來神女遍遊人間前日有詩人在
此遊玩作西江月一首將妾等辱罵使妾等羞愧無
地今日蒙先生也作西江月一首與妾身解釋前寬
特來拜謝李生心中惘悟知是酒色財氣四者之精

全不畏懼，便道：四位賢姐，各請通名。四女各呈詩一
句。穿黃的道：

杜康造下萬家春。

穿紅的道：

一面紅妝愛殺人。

穿白的道：

生死窮通都屬我。

穿黑的道：

氣血世界滿乾坤。

原來那黃衣女是酒，紅衣女是色，白衣女是財，黑衣

女是氣，孛生心下了然，用手輕招四女，你四人聽我
分割。

香甜美味酒爲先

美貌芳年色更鮮

財積千箱稱富貴

善調五氣是真仙

四女大喜，拜謝道：「既承解釋，復勞褒獎，乞先生於吾姊妹四人之中，選擇一名無道之女奉陪枕席，少效恩環，孛生搗手，違聲道不可不可，小生有志攀月中丹桂，忽心戀野外閒花，請多多言，恐虧行止。」四女笑道：「先生差矣，妾等乃至山洛水之倚，非路柳桃花之比。漢司馬相如文章魁首，唐李衛公開國元勳，一納

文君一收紅拂反作風流話柄不聞取譏於後世况佳期良會錯過難逢望先生三思李生到底是少年才子心猿意馬拿把不定不免轉口道既賢姐們見愛但不知那一位是無過之女小生情願相留言之未已只見那黃衣酒女急急移步上前道先生妾乃無過之女李生道怎見賢姐無過酒女道妾亦有西江月一首

善助英雄壯膽能添錦繡詩題神仙造下解愁友
雪月風花玩賞

又這詞有一句要緊言語先生聽着

好色能生疾病貪盃總是清狂八仙醉倒紫雲纏
不羨公侯卿相

李生大笑道好個八仙醉倒紫雲纏小生情願相留
方留酒女只見那紅衣色女向前柳眉倒豎星眼圓
睜道先生不要聽賤婢之言賤人我且問你你只講
酒的好處就罷了爲何重已輕人亂講好色的能生
疾病終不然三四歲孩兒害病也從好色中來你只
誇已的好處却不知已的不好處

平帝喪身因酒毒

江邊李白損其軀

勸君休飲無情水

醉後教人心意迷

第十卷
卷一
李生道有理古人亡國喪身皆酒之過小生不敢相
留只見紅衣女妖妖嬌嬌的走近前來道妾身乃是
無過之女也有西江月爲證

每羨鴛鴦交頸又有連理花開無知花鳥動情懷
豈可人無歡愛○君子好逑淑女佳人貪戀多木
紅羅帳裏兩和譜一刻千金難買

李生沉吟道真個一刻千金難買纔欲留色女那白
衣女早已發怒罵道賤人怎麼說千金難買終不然
我到不如你說起你的過處儘多

尾生橋下水涓涓

吳國西施事可憐

貪戀花枝終有禍

好姻緣是惡姻緣

李生道：尾生喪身，夫差亡國，皆由於色。其過也不下於酒。請去請去。遂問白衣女：你却如何？白衣女上前道：

收盡三才權柄，榮華富貴從生。縱教好善聖賢心，空手難施德行。○有我人皆欽敬，無我到處相輕。休因閒氣圖和爭，問我須知有命。

李生點頭道：汝言有理。世間所敬者財也。我若有財，取利第如反掌耳。纔動喜留之意，又見黑衣女粉臉生嗔，星眸帶怒，罵道：你爲何說休爭閒氣爲人在世。

沒了氣還好，我想着你

有財有勢是英雄

命若無時枉用功

昔日石崇因富死

銅山不助鄧通窮

李生搔首不語，心中暗想石崇因財取禍，鄧通空有錢山不救其餓，財有何益，便問氣女，卿言雖則如此，但不知卿於平昔間處世何如，黑衣女道：像妾處世

呵

一自混元開闢，陰陽二字成功，含爲元氣，散爲風，萬物得之萌動，但看生身六尺，間三寸流通，汗和酒色盡包籠，無氣誰人享用。

氣女說罷，李生還未及答，只見酒色財三女齊聲來講。先生休聽其言，我三人豈被賤婢包籠乎？且聽我數他過失。

霸王自刎在烏江

有智周瑜命不長

多少陣前雄猛將

皆因爭氣一身亡

先生也不可相留，李生躊躇思想呀。四女皆爲有過之人，四位賢姐，小生襦薄衾寒，不敢相留，都請回去。四女此時互相埋怨，這個說先生留我爲何要你打短，那個說先生愛我爲何要你爭光，話不投機，一時閒打罵起來。

酒罵色盜人骨髓色罵酒專惹非災財罵氣能傷
肺腑氣罵財能損情懷直打得酒女烏雲亂色女
寶髻歪財女捩眉叫氣女倒塵埃一箇箇蓬鬆髮
髮遮粉臉不整金蓮撒鳳鞋

四女打在一團攪在一處李生暗想四女相爭不過
爲我一人耳方欲向前勸解被氣女用手一推先生
閃開待我打死這三箇賤婢李生猛然一驚衣袖拂
着琴絃響的一聲响驚醒回來擦磨睡眠定睛看時
那見四女踪跡李生撫髀長嘆我因關心太切遂形
于夢寐之間據適間夢中所言四者皆爲有過我爲

何又作這一首詞贊揚其美使後人觀吾此詞忘意於酒色沉迷於財氣我即爲禍之魁首如今欲要說他不奸難以悔筆也罷如今再題四句等人酌量而行就在粉牆西江月之後又揮一首

飲酒不醉最爲高

好色不亂乃英豪

無義之財君莫取

忍氣饒人禍自消

這段評話雖說酒色財氣一般不過細看起來酒也有不會飲的氣也有耐得的無如財色二字害事但是貪財好色的又免不得喫幾盃酒免不得淘幾場氣酒氣二者又總括在財色裏面了今日說一椿異

聞單爲財色二字弄出天大的禍來，後來悲歡離合，做了錦片一場佳話，正是

說時驚破好人膽

話出傷殘義士心

却說國初永樂年間，北直隸涿州有箇兄弟二人，姓蘇，其兄名雲，其弟名雨，父親早喪，單有母親張氏在堂。那蘇雲自小攻書學業，淹貫二十四歲上，一舉登科，殿試二甲，除授浙江金華府蘭谿縣大尹。蘇雲回家，住了數日，憑限已到，不免擇日起身，赴任。蘇雲對夫人鄭氏說道：我早登科甲，初任牧民，立心願爲好官，此去止飲蘭溪一杯水，所有家財，盡數收拾，將十

薛一仇
在

分之三留爲母親供膳其餘帶去任所使川當日拜
別了老母囑付兄弟蘇雨好生侍養高堂爲兄的若
不得罪於地方到三年考滿又得相見說罷不覺慘
然淚下蘇雨道哥哥榮任是美事家中自有兄弟支
持不必掛懷前程萬里須自保重蘇雨又送了一程
方別蘇雲同夫人鄭氏帶了蘇勝夫妻二人伏事登
途到張家灣地方蘇勝稟道此去是水路該用船隻
倘有順便回頭的官座老爺坐去穩便蘇知縣道甚
好原來坐船有個規矩但是順便回家不論客貨私
貨都裝載得滿滿的却去攬一位官人乘坐借其名

號免他一路稅課不要那官人的船錢反出幾十兩
銀子送他爲孝順之禮謂之坐船錢蘇知縣是箇老
實的人何曾曉得恁樣規矩問說不要他船錢已自
勾了還想甚麼坐船錢那蘇勝私下得了他四五兩
銀子酒錢喜出望外從旁攬掇蘇知縣回家小下了
官糧一路都是下水渡了黃河過了揚州廣陵驛將
近儀真因船是年遠的又帶貨太重發起潮來滿船
人都慌了蘇知縣叫快快擡岸一時間將家眷和行
李都搬上岸來只因搬這一番有分教蘇知縣全家
受禍正合着二句古語道是

漫藏誨盜

治容誨淫

却說儀真縣有個慣做私商的人，姓徐名能，在五湖上街居住，又攬山東土尚書府中一隻大客船裝載客人，南來北往，每年納還船租銀兩，他合著一班水手，叫做趙三、鬍鼻、涕楊、辣嘴、范剝皮、沈鬍子，這一班都不是個良善之輩，又有一房家人，叫做姚大，時常攪了載約，莫有些油水，看得入眼，時半夜三更悄悄地將船移動到僻靜去處，把客人謀害，劫了財帛，如此十餘年，徐能也做了些家裏，這些駭計，一個個羹香飯熟，飽食煖衣，正所謂富而不仁，爲仁不富，你道徐

能是儀真縣人如何却攬山東王尚書府中的船隻
況且私商起家千金自家難道打不起一隻船是有
個緣故王尚書初任南京爲官曾在揚州娶了一位
小奶奶後來小奶奶父母却移家於儀真居住王尚
書時常周給後因路遙不便打這隻船與他教他賃
租用度船上豎的是山東王尚書府的水牌下水時
就是徐能包攬去了徐能因爲做那私商的道路到
不好用自家的船要借尚書府的名色又有勢頭人
又不疑心他所以一向不致敗露今日也是蘇州縣
合當有事恰好徐能的船空閒在家徐能正在岸上

聖

尋主顧聽說官船發漏忙走來看見搬上許多箱籠囊篋心中早有七分動火結末又走個嬌嬌滴滴少年美貌的奶奶上來徐能是個貪財好色的卻頭不覺心窩發痒眼睛裏迸出火來又見蘇勝搬運行李料是僕人在人叢中將蘇勝背後衣袂一扯蘇勝回頭徐能陪個笑臉問道是那裏去的老爺莫非更換船麼蘇勝道家老爺是新科進士選了蘭溪縣知縣如今去到任因船發了漏權時上岸若就有個好船換得省得又落主人家徐能指着河裏道這山東王尚書府中水牌在上的就是小人的船新修整得

好，又堅固，又乾淨，慣走浙直水路，水手又都是得力的。今晚若下船時，明早祭了神福，等一陣順風，不幾日就吹到了。蘇勝歡喜，便將這話稟知家主。蘇知縣叫蘇勝先去看了船口，就議定了船錢。因家眷在上，不許搭載一人。徐能俱依允了。當下先秤了一半船錢，那一半直待到縣時找足。蘇知縣家眷行李重復裝下了船。徐能慌忙去尋那一班不做好事的好手。趙三等都齊了，只有翁范二人不到。買了神福，正要開船岸上，又有一個漢子跳下船來道：「我也相幫你。」去徐能看見，呆了半晌。原來徐能有一個兄弟，叫

做徐用班中都稱爲徐大哥徐二哥真個是有性善有性不善徐能慣做私商徐用偏好善但是徐用在船上徐能要動手脚徃徃被兄弟阻住十遍到有八九遍做不成所以今日徐能瞞了兄弟不去叫他那徐用却自有心聽得說有個少年知縣換船到任寫了哥子的船又見哥哥去換這一班如狼似虎的人不對他說心下有些疑惑故意要來船上相幫徐能却怕兄弟阻攔他這番穩善的生意心中嘿嘿不喜正是

涇渭自分清共濁

薰蕕不混臭和香

蘇勝申
少寬在

却說蘇知縣臨欲開船，又見一個漢子趕將下來，心中到有些疑慮，只道是趁船的叫蘇勝，你問那方纔來的，是甚麼人。蘇勝去問了來，回復道：「船頭叫做徐能，方纔來的叫做徐用，就是徐能的親弟。蘇知縣想道：這便是一家了。是日開船，約有數里，徐能就將船泊岸，說道：「風還不順，衆弟兄且喫神福酒。徐能飲酒中間，只推出恭上岸，招兄弟徐用對他說道：「我看蘇知縣行李沉重，不下千金，跟隨的又止一房家人，這為好買賣，不可挫過你，却不要阻攔我。徐用道：「哥哥，此事漸然不可，他若任所回來，盈囊滿篋，必是貪賍。」

任所
此二句

所致不義之財取之無碍如今方纔赴任不選家中帶來幾兩盤費那有千金况且少年科甲也是天上的一位星宿哥哥若害了他天理也不容後來必然懊悔徐能道財采到不打緊還有一事好一個標致奶奶你哥正死了嫂嫂房中沒有個得意掌家的這是天付姻緣兄弟這番須作成做哥的則個徐用又道從來相女配夫既是奶奶必然也是宦家之女把他好夫好婦拆散了強逼他成親到底也不和順此事一發不可這裏兄弟二人正在唧唧噥噥船艙上趙三望見了正不知他商議甚事一跳跳上岸來徐用

見趙三上岸洋洋的到走開了。趙三問徐能適纔與二哥說甚麼。徐能附耳述了一遍。趙三道：「既然二哥不從，到不要與他說了。只消兄弟一人便與你完成。其事今夜須如此如此。」這般這般。徐能大喜道：「不枉叫做趙一刀。原來趙三爲人粗暴，動不動自誇道：『我是一刀兩段的性子，不學那粘皮帶骨。』因此起個異名，叫做趙一刀。當下衆人飲酒散了，權時歇息。看看天晚，蘇知縣夫婦都睡了。約至一更時分，聞得船一起身，收拾篷索。叫蘇勝問時，說道：「江船全靠順風。趁這一夜風使去，明早便到南京了。老爺們睡穩莫要。」

開口等我自行那蘇知縣是北方人不知水面的勾當聽得這話就不問他了却說徐能撐開船頭見風已不順正中其意拽起滿蓬倒使轉向黃天蕩去那黃天蕩是極野去處船到蕩中四望無際姚大便去拋鐵锚楊辣嘴把定頭艙門口沈翺于守舵趙三當先提着一口溪風刀徐能手執板斧隨後只不叫徐用一人却說蘇勝打舖睡在艙口聽得有人推門進來便從被窩裏鑽出頭向外張望趙三看得真一刀砍去正劈着頸子蘇勝只叫得一聲有賊又復一刀砍殺拖出艙口向水裏擲下去了蘇勝的老婆和衣

睡在那裏聽得嚷撲將出來，也被徐能一斧劈倒，姚大點起火把，照得船中通亮，慌得蘇知縣雙膝跪下，叫道：「大王行李分毫不要了，只求饒命。」徐能道：「饒你不得，舉斧照頂門砍下，却被一人攔腰抱住，道：『使不得，却便似』」

秋深途赦至

病篤遇仙來

你道是誰？正是徐能的親弟徐用。曉得衆人動擲，不幹好事，走進艙來，却好抱住了哥哥，扯在一邊，不容他動手。徐能道：「兄弟今日騎虎之勢，罷不得手了。」徐用道：「他中了一場進士，不曾做得一日官，今日劫了。」

諸部見
川精細

他財帛，占了他妻小，殺了他家人，又教他刀下身亡也。這罪過，徐能道：「兄弟，別辜聽待你，這一件聽不得你，留了他，便是禍根。我等性命難保，放了手。徐用趁拖得緊了，便道：「哥哥既然放他不得，拋在湖中，也得個全屍而死。」徐能道：「便信了兄弟言語，徐用道：「哥哥撒撒下手中兇器，兄弟方好放手。」徐能果然把板斧撒下。徐用放了手，徐能對蘇知縣道：「免便免你一條，只是蘇你不得，便將縣鏡割破一團，如一隻靛他相似，向水面撲灑的，撲將下去，眼見得蘇知縣不活了。」六人鄭氏只叫得苦，便欲跳水，徐能那裏容他，把槍門

關閉，撥回船頭，將蓬扯開，又使轉來。原來江湖中除了頂頭大逆風，從來都使得篷。儀真至邵伯湖，不過五十餘里，到天明，仍到了五壩口。上徐能回家，喚了一乘肩輿，接管家的朱婆，完扶了奶奶上船。一路哭哭啼啼，竟到了徐能家。徐能分付朱婆，你好好生勸慰奶奶，到此地位，不由不順從，不要愁煩。今夜若肯從順，送你終身富貴。強似跟那窮官，說得成時，重有賞。朱婆領命，引着奶奶歸房。徐能同眾人將船中箱籠，盡數搬運上岸，打開看了，作六分均分。殺倒一口豬，燒利市紙，連翁鼻涕范剝皮，都請將來做慶賀。

徐能去有
替用

不和些的
替用不如

筵席徐用心中甚是不忍，想着哥哥不仁，到夜來必然去逼蘇奶奶，若不從他，性命難保。若從時，可不壞了他名節。雖在席中，如坐針氈。衆人大酒大肉，直喫到夜。徐用心生一計，將大折碗滿斟熱酒，碗內約有斤許。徐用捧了這碗酒，到徐能面前跪下。徐能慌忙來攙道：「兄弟爲何如此？」徐用道：「夜來船中之事，做兄弟的違拗了兄長，必然見怪。若果然不怕，可飲兄弟這盃酒。」徐能雖是強盜，弟兄之間，到也和睦。只恐徐用有心，將酒一飲而盡。衆人見徐用勸了酒，都起身。把盞道：「今日徐大哥去了新嫂，是個大喜。我等一人

慶一盃此時徐能七八已醉欲推不飲衆人道徐二哥是弟兄我們異姓偏不是弟兄徐能被纏不過只得每人陪過喫得醅酏大醉徐用見哥哥坐在椅上打瞌睡只推出恭提個燈籠走出大門從後門來門却鎖了徐用從牆上跳進屋裏將後門鎖開取燈籠藏了廚房下兩個丫頭在那裏盪酒徐用不願運到房前只見房門掩着裏面說話聲响徐用側耳而聽却是朱婆勸鄭夫人成親正不知勸過幾多言語了鄭夫人不允只是啼哭朱婆道奶奶旣立意不順從何不就船中尋個自盡今日到此那裏有地孔鑽

去鄭夫人哭道媽媽不是奴家貪生怕死只爲有九個月身孕在身若死了不打緊我丈夫就絕後了朱婆道奶奶你就生下兒女來誰容你存留老身又是婦道家做不得程嬰忤日也是枉然徐用聽到這句話一脚把房門踢開唬得鄭夫人魂不附體連朱婆也都慌了徐用道不要忙我是來救你的我哥哥已醉乘此機會送你出後門去逃命異日相會須記得不下我徐用之事鄭夫人叩頭稱謝朱婆因說了半日也十分可憐鄭夫人情願與他作伴逃走徐用身邊取出十兩銀子付與朱婆做盤纏引二人出後門

又送了他出了大街，囑付小心在意說罷自去了。好似

植碎玉籠飛彩鳳

掣開金鎖走蛟龍

單說朱婆與鄭夫人尋思黑夜無路投遞信步而行，只揀僻靜處走去，顧不得鞋弓步窄，約行十五六里，蘇奶奶心中着忙，到也不怕脚痛，那朱婆却走不動了，沒奈何彼此相扶，又捱了十餘里，天還未明，朱婆原有個氣急的症候，走了許多路，發喘起來，道：「奶奶不是老身有始無終，其實寸步難移，恐怕反拖累奶奶，且喜天色微明，奶奶前去，好尋個安身之處，老身

宋少女又
右字

亦才
勝

在此處途路暈熟，不消掛念。鄭夫人道：「我家患難之際，只得相做了，只是媽媽遇着他人，休得漏了奴家消息。」朱婆道：「奶奶尊使，老身不悞你的事。」鄭夫人纔轉得身，朱婆嘆口氣，想道：「沒處安身，索性做個乾淨好人，望着路傍有口義井，將一雙舊鞋脫下投井而死。」鄭夫人眼中流淚，只得前行，又行了十里，共三十餘里之程，漸覺腹痛難忍。此時天色將明，望見路傍有一茅菴，其門尚閉。鄭夫人叩門，意欲借菴中暫歇。菴內答應開門，鄭夫人抬頭，看見驚上加驚，想道：「我來錯了，原來是僧人，回得前邊和尚們，最不學好，躲

了強盜又撞了和尚却不悔氣千死萬死左右一死
且進門觀其動靜那僧人看見鄭夫人丰姿服色不
像個以下之人甚相敬重請入淨室問訊叙話起來
方知是尼僧鄭夫人方纔心定將黃天蕩過盜之事
叙了一遍那老尼姑道奶奶臂住幾日不效却不敢
久留恐怕強人訪知彼此有損說猶未畢鄭夫人腹
痛一陣緊一陣老尼年踰五六也是半路山家的曉
得些道兒問道奶奶這痛陣到像要分娩一般鄭夫
人道實不相瞞奴家懷九個月孕因昨夜走急了肚
肚疼只怕是分娩了老尼道奶奶莫性我說這裏是

佛地不可污穢奶奶可往別處去不敢相留鄭夫人
眼中流淚哀告道師父慈悲爲本這十方地面不留
教奴家更投何處想是蘇門前世業重今日遭此冤
劫不如死休老尼心慈道也罷菴後有個厠屋奶奶
若沒處去權在那厠屋裏住下等生產過了進菴未
遲鄭夫人出於無奈只得捧着腹肚走到菴後厠屋
裏去雖則厠屋喜得不是個露坑到還乾淨鄭夫人
到了屋內一連幾陣緊痛產下一個孩兒老尼聽得
小兒啼哭之聲忙走來看說道奶奶且喜平安只是
一件母子不能並留若留下小的我與你托人撫養

你就休住在此。你若要在時，把那小官人棄了，不然佛地中啼啼哭哭，被人疑心，查得根由，又是禍事。鄭夫人左思右量，兩下難捨，便道：我有道理，將自己貼肉穿的一件羅衫脫下，包裹了孩兒，拔下金釵一股，插在孩兒胸前，對天拜告道：夫主蘇雲倘若不該絕後，願天可憐，這個好人收養此兒，祝罷，將孩兒遞與老尼，央他放在十字路口。老尼念聲阿彌陀佛，接了孩兒，走去約莫半里之遙地，各大柳村，撒於柳樹之下。

分明路側重逢棄

疑是空桑再產兒

老尼轉來，回復了鄭夫人。鄭夫人一慟幾死。老尼勸解，自不必說。老尼淨了手，向佛前念了血盆經，送湯送水，價看覷鄭夫人。鄭夫人將隨身簪珥手釧盡數解下，送與老尼爲陪堂之費。等待滿月進菴，做了道姑，拜佛看經，過了數月。老尼恐在本地有是非，又引他到當塗縣慈湖老菴中潛住，更不出門。不在話下。却說徐能醉了，睡在椅上，直到五鼓方醒。衆人見主人酒醒，先已各散去訖。徐能醒來，想起蘇奶奶之事，走進房看時，却是個空房。連朱婆也不見了。叫丫鬟問時，個個目瞪口呆，對答不出。看後門大開，情知

走了，雖然不知去向，也少不得追趕料他不走南路，必走北路，望僻靜處，一直追來，也是天使其然，一逕走那蘇奶奶的舊路，到義井頭，看見一雙女鞋，原是他先前老婆的舊鞋，認得是朱婆的，疑猜道：難道他特地奔出去，到於此地，捨得性命，已着井欄，一望黑洞洞地，不要管他，再趕一程，又行十餘里，已到大柳村前，全無踪跡，正欲回身，只聽得小孩子哭嚮，走上一步看時，那大柳樹之下，一個小孩兒，且是生得端正，懷間有金釵一股，正不知什麼人撒下的，心中暗想：我徐能年近四十，尚無子息，這不是皇天有眼。

賜與我爲嗣，輕輕抱在懷裏，那孩兒就不哭了。徐能心下十分之喜，也不想追趕，抱了孩子就回到得家中，想姚大的老婆新育一個女兒，未及一月死了，正好接奶，把那一股釵子就做賞錢，賞了那婆娘，教他好生餵乳。長大之時，我自看顧你，不在話下。不詩爲證。

插下薔薇有刺藤

養成乳虎自傷生

凡人，不識天公巧

種就殃苗待長成

話分兩頭，再說蘇知縣被強賊掠入黃天蕩中，自古道：死生有命，若是命不該消，一千個也休了，只爲蘇

知縣後來還有造化，在水中半沉半浮，直活到嚮水
關邊，恰好有個揚州客船泊於關口，客人陶公夜半
正起來撒溺，覺得船底下有物，叫水手將篙摘起，却
是一個人，渾身細纏，心中駭異，不知是死的活的，正
欲推去，水中有這等異事，那蘇知縣在水中浸了半
夜，還不曾死，開口道：救命救命。陶公見是活的，慌忙
解開繩索，將姜湯灌醒，問其緣故。蘇知縣備細告訴，
被山東王尚書船家所劫，如今待往上司去告理。陶
公是本分生理之人，聽得說要與山東王尚書家打
官司，只恐連累，有懊悔之意。蘇知縣看見顏色變了，

怕不相容便改口道如今盤費一空文憑又失此身無所着落倘有安身之處再作道理陶公道先生休惟我說你若要去告理在下不好管得聞事若只要個安身之處敝村有個市學倘肯相就權住幾時蘇知縣道多謝多謝陶公取些乾衣服教蘇知縣換了帶回家中這村名雖喚做三家村共有十四五家每家多有兒女上學却是陶公做領袖分派各家輪流供給在家教學不放他出門看官牢記着那蘇知縣自在村中教學正是

木司社稷民人事

權作之乎者也

却說蘇老夫人在家思念兒子蘇雲對次子蘇雨道
你哥哥爲官一去三年杳無音信你可念手足之情
親往蘭溪任所討個音耗回來以慰我懸懸之望蘇
雨領命收拾包裹陸路短盤水路搭船不則一日來
到蘭溪那蘇雨是朴實莊家不知委曲一逕走到縣
裏值知縣衙來私宅門口敲門守門皂隸急忙攔
住問是甚麼人蘇雨道我是知縣老爺親屬你快通
報皂隸道大爺好利害既是親屬可通個名姓小人
好傳雲板蘇雨道我是蘇爺的嫡親兄弟特地從涿
州家鄉而來皂隸堆臉打一啞罵道見鬼大爺自姓

高是江西人牛頭不對馬嘴正說間後堂又有幾個
聞蕩的公人聽得了走來幫與罵道那裏來這光棍
打他出去就是蘇雨再三分辨那個聽他正在那里
七張八嘴東扯西拽驚動了衙內的高知縣開私宅
出來問其緣由蘇雨聽說大爺出衙睜眼看時却不
是哥哥已自心慌只得下跪稟道小人是北直隸涿
州蘇雨有親兄蘇雲於三年前選本縣知縣到任以
後杳無音信老母在家懸望特命小人不遠千里來
到此間何期遇了恩相恩相既在此榮任必知家兄
前任下落高知縣慌忙扶起與他作揖看坐說道你

令兄向來不曾到任吏部只道病故了。又將此缺補與下官。既是府上都沒消息。不是覆舟。定是遭厄了。若是中途病亡。豈無一人回籍。蘇雨聽得。哭將起來。道老母家中懸念。只望你衣錦還鄉。誰知死得不明。不白。教我如何回覆老母。高知縣傍觀。未免同袍之情。甚不過意。寬慰道。事已如此。足下休得煩惱。且在敝治寬住一兩個月。待下官差人四處打聽。令兄消息。回府未遲。一應路費。都在下官身上。便分付門下。於庫房取書儀十兩。送與蘇雨。爲程敬。着一名皂隸。送蘇二爺於城隍廟居住。蘇雨雖承高公美意。心下

痛苦晝夜啼哭住了半月，忽感一病，服藥不愈，嗚呼哀哉。

未得兄弟生逢

又見娘兒死別

高知縣買棺親往殯殮，停柩於廟中，分付道士小心看視，不在話下。再說徐能自抱那小孩兒回來，教逃大的老婆做了乳母，養爲己子，俗語道：只愁不養，不愁不長。那孩子長成六歲，聰明出衆，取名徐繼祖，上學攻書，十三歲經書精通，遊庠補廩，十五歲上登科，起身會試，從涿州經過，走得乏了，下馬歇脚，見一老婆婆面如秋葉，髮若銀絲，自提一個磁瓶，問井頭汲

水徐繼祖上前與婆婆作揖求一甕清水解渴。老婆婆老眼朦朧，看見了這小官人，清秀可喜，便留他家裏喫茶。徐繼祖道：「只怕老娘府上路遠，婆婆道：「十步之內，就是老身舍下。」徐繼祖真個下馬，跟到婆婆家裏，見門庭雖像舊家，甚是冷落。後邊房屋都被火焚了，瓦礫成堆，無人收拾，止剩得廳房三間，將上牆隔斷。左一間老婆婆做個卧房，右一間放些破家火中，間雖則空下，傍邊供兩個靈位，開寫着長兒蘇雲，次兒蘇雨，廳側邊是個耳房，一個老婢在內燒火。老婆婆請小官人於中間坐下，自己陪坐，喚老婢盪出一

盞熱騰騰的茶將托盤托將出來道小官人喫茶老婆婆看着小官人日不轉睛不覺兩淚交流徐繼祖恹恹而問之老婆婆道老身七十八歲了就說錯了句言語料想郎君不恹徐繼祖道有話但說何恹之有老婆婆道官人尊姓青春幾歲徐繼祖叙出姓名年方一十五歲今科僥倖中舉赴京會試老婆婆屈指暗數了一回撲簌簌淚珠滾一個不住徐繼祖也不覺慘然道婆婆如此哀楚必有傷心之事老婆婆道老身有兩個兒子長子蘇雲叨中進士職受蘭溪縣尹十五年前同着媳婦赴任一去杳然老身又遭次

男蘇雨親往任所體探，地蘇雨也不回來。後來聞人傳說大小兒喪於江盜之手，次兒沒於蘭溪，老身痛苦無伸，又被鄰家失火，延燒臥室，老身和這婢子兩口權住這幾間屋內，坐以待死。適纔偶見郎君面貌，與蘇雲無二，又剛是十五歲，所以老身感傷不已。今日天色已晚，郎君若不嫌貧賤，在草舍權住一晚，喫老身一餐素飯，說罷又哭。徐繼祖是個慈善的人，也是天性自然，感動心內，到可憐這婆婆，也不忍別丟就肯住了。老婆婆宰雞煮飯，管待徐繼祖，叙了二三更的話，就留在中間歇息。次早老婆婆起身，又留喫

寶可也

了早飯臨去時依依不捨在破箱子內取出一件不曾開折的羅衫出來相贈說道這衫是老身親手做的男女衫各做一件却是一般花樣女衫把與兒婦穿去了男衫因打摺時被燈煤蒸下燒了領上一個孔老身嫌不吉利不曾把與亡兒穿至今老身收着今日老身見了郎君就如見我燕雲一般郎君受了這件衣服倘念老身衰暮之景來年春闈得策衣錦還鄉是必相煩差人於蘭溪縣打聽蘇雲蘇雨一個實信兒報老身死亦瞑目說罷放聲痛哭徐繼祖沒來由不覺也掉下淚來老婆婆送了徐繼祖上馬哭

進屋去了。徐繼祖不勝傷感。到了京師，連科中了二甲進士，除授中書朝中大小官員，見他少年老成，諸事歷練，甚相敬重。也有打聽他未娶，情願賠了錢，送女兒與他做親。徐繼祖爲不曾稟命於父，堅意推辭。在京二年，爲急缺風憲事，選授監察御史，差往南京刷卷，就便回家省親歸娶。剛好一十九歲。徐能此時已做了太爺，在家中耀武揚威，甚是得志。正合着古人兩句

常將冷眼觀螻蟻

看你橫行得幾時

話說鄭氏夫人在慈湖尼菴一住十九年，不曾出門。

一日照鏡覺得龐兒非舊，潸然淚下，想道：殺夫之仇未報，孩兒又不知生死，就是那時有人收留，也不知道落在誰手，住居何鄉，我如今容貌憔悴，又是道姑打扮，料無人認得。況且喫了這幾年安逸茶飯，定害惹中心中過意不去，如今不免出外托鉢，一來也幫助菴中，二來得儀真一路去，順便打聽孩兒消息。當言大海浮萍，也有相逢之日，或者天天可憐，有近處人家拾得撫養，在彼母子相會，對他說出根由，教他做個報仇之人，却不了却心願，當下與老尼商議停妥，托了鉢盂出庵而去。一路抄化，到於當塗縣內，只見

沿街搭彩迎接，刷卷御史徐爺，鄭夫人到一案化齋。其家乃是里正，薛道我家秀，接官一事，甚是匆忙，改日來布施罷。却有圍壁一個人家，有女眷，開立在門前觀看搭彩，看這道娘，生得十分精緻，年也却不甚長，見化不得齋，便去叫喚他。鄭氏聞喚，到彼問訊過了，那女眷便延進中堂，將素齋款待，問其來歷。鄭氏料非賊黨，想道：我若隱忍不說，到底終無結末。遂將十九年前苦情，數一數二，告訴出來。誰知屏後那女眷的家長，伏着聽了半日，心懷不平，轉身出來，叫道：「娘，你受這冤屈，若見令副卷御史到任，如何不去告。」

知此原
阿隆卷

狀申理鄭氏道小道是女流幼未識字寫不得狀詞
那家長道要告狀我替你寫便去買一張三尺三的
綿紙從頭至尾寫道

告狀婦鄭氏年四十二歲係直隸涿州籍貫夫蘇
雲由進士選授浙江蘭溪縣尹於某年相隨赴任
路經儀真因船漏過載豈期船戶積盜徐能糾夥
多人中途劫夫財謀夫命又欲姦騙氏身氏幸逃
出庵中潛躲迄今一十九年沉寃無雪徐盜見在
五壩街住懇乞 天臺捕獲正法生死嗚恩激切
上告

鄭氏收了狀子，作謝而走出到接官亭。徐御史正在寧太道周兵備船中答拜船頭上。清如水，鄭氏不知利害，逕踏上船管船的急忙攔阻。鄭氏便叫起來。徐爺在船中聽見也是一綠一會，偏覺得音聲悽慘，叫巡捕官接進狀子。同周兵備觀看，不看猶可，看畢時唬得徐御史面如土色，屏去從人，私向周兵備請教這婦人所告，正是老父學生欲待不准他狀，又恐在別衙門告理。周兵道：「呵呵大笑道：『先生大人，正是青年不知機變，此事亦有何難，可分付巡捕官帶那婦人明日察院中審問到那其間，一頓板子，將那

婦人敲死可不絕了。後患徐御史起身相謝道：承教了，辭別周兵備，分付了巡捕官說話，押那告狀的婦人。明早帶進衙門面審。當下回察院中安歇。一夜不睡，想道：我父親積年爲盜，這婦人所告，或是真情，當先刦財殺命，今日又將婦人打死，却不是寃上如寃。若是不打殺他時，又不是小可利害。慕然又想起三年前涿州遇見老嫗，說兒子蘇雲被強人所算，想必就是此事了。又想道：我父親刦掠了一生，不知造下許多寃業，有何陰德積下兒子科第。我記得小時上學，學生中常笑我不是親生之子，正不知我此身從

何而來。此事除非奶公姚大知其備細。心生一計。寫就一封家書。書中道到任忙促不及回家。特地迎接父叔諸親。南京衙門相會。路上乏人伏侍。可先差奶公姚大來當塗采石驛。莫悞莫悞。次日開門。將家書分付承差。送到儀真五壩街上太爺親折。巡捕官帶鄭氏進衙。徐繼祖見了那鄭氏。不由人心中慘然。畧問了幾句言語。就問道。那婦人有兒子沒有。如何自家出身告狀。鄭氏眼中流淚。將菴中產兒并襪衫包裹。和金釵一股。留于大柳村中始末。又備細說了一遍。徐繼祖委決不下。分付鄭氏。你且在菴中暫住。待

我察訪強盜着實再來喚你鄭氏拜謝去了。徐繼祖
起馬到采石驛住下，等得奶公姚大到來，日間無話，
直至黃昏深後，喚姚大至於卧榻，將好言撫慰，問道：
我是誰人所生？姚大道：是太爺生的。再三盤問，只是
如此。徐爺發怒道：我是他生之子，備細都已知道。你
若說得明白，念你妻子乳哺之恩，免你本身一刀。若
不說之時，發你在本縣，先把你活活敲死。姚大道：實
是太爺親生，小的不敢說謊。徐爺道：黃天渺打劫蘇
知縣一事，難道你不知？姚大又不肯明言。徐爺大怒，
便將憲票一幅，寫下姚大名字，發去當塗縣打一百

討氣絕。姚大見僉了憲票，着了忙，連忙磕頭道：「小的願說，只求老爺莫在太爺面前洩漏。」徐爺道：「凡事有我做主，你不須懼怕。」姚大遂將打劫蘇州縣謀蘇奶奶爲妻，及大柳樹下拾得小孩子回家教老婆接奶，備細說了一遍。徐爺又問道：「當初畏身有羅衫一件，又有金釵一股，如今可在？」姚大道：「羅衫上染了血迹，洗不淨，至今和金釵留在此時。」徐爺心中已自了然，分付道：「此事只可你我二人知道，明早打發你回家，取了釵子羅衫，星夜到南京衙門來見我。」姚大領命自去。徐爺次早，一面差官將盤纏銀兩，好生接取。

慈湖菴鄭道姑到京中來見我，一面發牌起程，往南
京到任，正是

少年科第榮如錦

御史威名猛似雷

且說蘇雲知縣在三家村教學，想起十九年前之事，
老母在家，音信隔絕，妻房鄭氏懷孕在身，不知生死
下落，日夜憂惶，將此情告知陶公，欲到儀真尋訪消
息。陶公苦勸安命，莫去惹事。蘇雲乘清明日，各家出
去，拈墓乃寫一謝帖，留在學館之內，寄謝陶公。收拾
了筆墨出門，一路賣字爲生，行至常州烈帝廟，日晚
投宿，夢見烈帝廟中，燈燭輝煌，自己拜禱求籤，籤語

云

陸地安然水面凶

一林秋葉遇狂風

要知骨肉團圓日

只在金陵茅府中

五更醒來記得一字不忘自家暗解道江中被盜遇
救在山中住這幾年省句陸地安然水面凶已自應
了、一林秋葉遇狂風應了骨肉分飛之象難道還有
團圓日子金陵是南京地面御史衙門號爲茅府我
如今不要往儀真徑到南都御史衙門告狀或者有
伸冤之日天明起來拜了神道討其一答若該往南
京乞賜聖氣擲下果然見劍聖者慈公歡喜出了廟

門直至南京寫下一張詞狀到操江御史衙門去出
告狀云

告狀人蘇雲直隸涿州人忝中某科進士初選蘭
溪知縣携家赴任行至儀真禍因舟湍重偃山東
王尚書家船隻過載豈期舟子徐能徐用等憤於
江洋打劫夜半移船僻處縛雲拋水幸遇救免教
授糊口行李一空妻僕不知存亡勢宦養盜非天
莫勦上告

那操江林御史正是蘇爺的同年看了狀詞甚是憐
憫即刻行個文書支會山東撫按着落王尚書身上

要強盜徐能徐用等，剛剛發了文書，刷卷御史徐繼祖來拜，操院偶然叙及此事，徐繼祖有心，別了操院出門，即時叫聽事官將操院差人喚到本院衙門，有話分付。徐爺回衙門，聽事官喚到操院差人進衙，磕頭稟道：「老爺有何分付？」徐爺道：「那王尚書船上強盜，本院已知一二，今本院賞你盤纏銀二兩，你可暫停兩三日，待本院喚你們時，你可便來。管你有處緝拿真贓真盜，不須到山東去得。」差人領命去了。少頃門上通報：「太爺到了。」徐爺出迎，就有踟躕之意，想着養育教訓之恩，恩怨也要分明。今晚且盡個禮數當下。

差官往河下接取到衙，原來徐能徐用起身時，連這一班同夥趙三翁鼻涕楊辣嘴范剝皮沈謝子都倚仗通家兄弟面上備了百金賀禮，一齊來慶賀徐爺。這是天使其然自來投死，姚大先進衙磕頭，徐爺教請太爺二爺到衙鋪禮拜見徐能端然而受，次與拜徐用，徐用抵死推辭不肯要徐爺下拜，只是長揖。趙三等一駭，向來在徐能家把徐繼祖當做子姪之輩，今日高官顯耀，時勢不同，趙三等口稱御史公，徐繼祖口稱高親，兩下賓主相見，備飯款待。至晚，徐繼祖在書房中密喚姚大討他的金釵及帶血羅衫看了。

那羅衫花樣與涿州老婆婆所贈無二。那老婆婆又說我的面龐與他兒子一般。他分明是我的祖母。那慈湖巷中道姑是我親娘。更喜我爺不死。見在此間告狀。骨肉團圓。在此一舉。次日大排筵宴。在後堂管待徐能一夥七人。大吹大插。介飲酒。徐爺只推公務。獨自出堂。先教聚集民壯快手五六十人。安排停當。聽候本院揮扇爲號。一齊進後堂擒拿七盜。又喚樵院公差快快請告狀的蘇爺到衙門相會。不一時蘇爺到了。一見徐爺便要下跪。徐爺雙手扶住。彼此站立。問其情節。蘇爺含淚而語。徐爺道。老先生休得愁。

煩後堂有許多貴相知在那裏請去認一認蘇爺走入後堂一者此時蘇爺青衣小帽二者年遠了三者出其不意徐能等已不認得蘇爺了蘇爺時刻在念到也還認得這班人的面貌看得仔細喫了一驚倒身退出對徐爺道這一班人正是船中的強盜爲何在此徐爺且不同話舉扇一揮五六十個做公的蜂擁而入將徐能等七人一齊捆縛徐能大叫道繼祖孩兒救我則個徐爺罵道死強盜誰是你的孩兒你認得這位十九年前蘇知縣老爺麼徐能就罵徐用道當初不聽吾言只教他全屍而死今日悔之何及

又教姚大出來對證各各無言徐爺分付巡捕官將這八人與我一總發監明日本院自備文書送到操院衙門去發放已畢分付關門請蘇爺復入後堂蘇爺看見這一夥強賊都在酒席上擒拿正不知甚麼意故方欲待請問明白然後叩謝只見徐爺將一張交椅置於面南請蘇爺上坐納頭便拜蘇爺慌忙扶住道老大人素無一面何須過謙如此徐爺道愚男一向不知父親踪跡有失迎養望乞恕不孝之罪蘇爺還說道老大人不要錯了學生並無兒子徐爺道不孝就是爹爹所生如不信時有羅衫爲證徐爺先

取涿州老婆婆所贈羅衫。遞與蘇爺。蘇爺認得領上燈煤。燒孔道。此衫乃老母所製。從何而得。徐爺道。這有一件。又將血漬的羅衫及金釵取來。蘇爺觀看。又認得此釵乃吾妻首飾。原何也。在此。徐爺將涿州遇見老母及采石驛中道姑告狀。并姚大招出情由。備細說了一遍。蘇爺方纔省悟。抱頭而哭。事有湊巧。這裏恰纔父子相認。門外傳鼓報。道慈湖觀音菴中。鄭道姑已喚到。徐爺忙教請進後堂。蘇爺與奶奶別了。一十九年。到此重逢。蘇爺又引孩兒。并見了母親。痛定思痛。夫妻母子。哭做一堆。然後打掃後堂。重排個

慶賀筵席正是

稠老抽枝重茂盛

雲開見月倍光明

次早南京五府六部六利十三道及府縣官員聞知徐爺骨肉團圓都來拜賀保江御史將蘇爺所告狀詞奉還徐爺聽其自審徐爺別了列位官員分付手下取大毛板伺候於監中吊出泉盜一個個腳鐐手扭跪於階下徐爺在徐家生長已熟知這班兇徒殺人劫財非止一事不消拷問只有徐用平昔多受諫訓且蘇爺夫婦都受他活命之恩叮囑兒子要出脫他徐爺一筆出豁了他趕出衙門徐用拜謝而去

東王尚書寫遠無干不須推究徐能趙二首惡打八
十楊辣嘴沈鬍子在船上幫助打六十姚大雖也在
船上出尖其妻有乳哺之恩與翁鼻涕范剝皮各只
打四十板雖有多寡都打得皮開肉綻鮮血迸流姚
大受痛不過叫道老爺親討免小人一刀如何失信
徐爺又免他十板只打三十打完了分付收監徐爺
退於後堂請命於父親草下表章將此段情由具奏
天子先行出姓改名蘇奉取否極泰來之義次要將
諸賊不時處決各賊家財令行籍沒爲邊儲之用表
尾又說臣父蘇雲甲出身一官未赴十九年患難

之餘官情已淡臣祖母年踰八袞獨居故里未知存
亡臣年十九未娶繼祀無望懇乞天恩給假從臣父
暫歸涿州省親歸發六六六奏章已發此時徐繼祖已
改名蘇泰將新名寫帖道拜南京各衙門又寫年姪
帖子拜謝了操江林御史又記着祖母言語寫書差
人往蘭溪縣查問蘇雨下落蘭溪縣差人先來回報
蘇二爺十五年前曾到因得病身死高知縣領殮官
寄在城隍廟中蘇爺父子痛哭了一場即差的當人
負了盤費銀兩重到蘭溪坊水路僱船裝載二爺靈
柩回涿州祖墳此葬不一日奏章准了下來一一依

六之廿
其後

准仍封蘇雲爲御史之職，欽賜父子馳驛還鄉。刑部請蘇爺父子同臨法場監斬諸盜，蘇泰預先分付獄中將姚大縊死全屍也。算免其一，刀徐能嘆口氣道：我雖不曾與蘇奶奶成親，做了三年太爺，死亦甘心，了各盜面面相覷，延頸受死，但見

兩聲破鼓響，一棒碎鑼鳴。監斬官如十殿閻王，劊子手似飛天羅刹。刀斧劫來財帛萬事皆空，江湖使盡英雄一朝還報。森羅殿前，個個盡驚兇鬼至；陽間地上，人人都慶賊人亡。

在先上本時便有文書支會揚州府官，儀真縣官將

強盜六家預先趕出人口封鎖門戶縱有金寶如山
都爲官物家家女哭兒啼人離財散白不必說只有
姚大的老婆原是蘇御史の乳母一步一哭到南京
來求見御史老爺蘇御史因有乳哺之恩況且丈夫
已經正法罪不及孥又恐奶奶傷心不好收留把五
十兩銀子賞他爲終身養生送死之資打發他隨便
安身京中無事蘇太爺陪了年兄林操江御史公別
了各官起馬前站打兩面金字牌一面寫着奉旨省
親一面寫着欽賜歸娶旗旛鼓吹好不齊整鬧嚷嚷
的從揚州一路而回道經儀真蘇太爺甚是傷感鄭

老夫人又對兒子說起朱婆投井之事，又說虧了巷中老尼。御史公差地方訪問義井，居民有人說：「九年前是曾有個死屍浮于井面，衆人撈起三日無人識認，只得歛錢買棺盛殮，埋於左近一箭之地。地方回復了，衙中公備了祭禮及紙錢，冥錠差官到義井墳頭通名致祭，又將白金百兩送與巷中老尼，另封白銀十兩付老尼啟建道場超度。蘇二爺、朱婆及蘇勝夫婦亡靈，這叫做以直報怨，以德報德。」蘇公父子親往拈香拜佛，諸事已畢，不一日行到山東臨清頭站，先到渡口驛，驚動了地方上一位鄉宦，那人姓王。

正行禮節
更妙又是
思原之報
慢條道

名貴官拜一品尚書，告老在家。那徐能攬的山東王尚書船，正是他家。徐能盜情發了，操院拿人鬧動了儀真一縣。王尚書的小夫人家屬恐怕連累，都搬到山東。依老尚書居住。後來打聽得蘇御史審明，船雖尚書府水牒止，是租賃王府，並不知情。老尚書甚是感激。今日見了頭行，親身在渡口驛迎接。見了蘇公父子，滿口稱謝，設席款待。席上問及御史公欵賜歸娶，不知誰家老先兒的宅眷。蘇雲荅道：小兒尚未擇。王尚書道：老夫有一末堂幼女，年方二八，才貌頗頗，倘蒙御史公不棄，老朽老夫願結絲蘿。蘇太爺謙

讓不遂只得依允就於臨清暫住擇吉行聘成親有
詩爲證

月下赤繩曾縮足

何須射中雀屏目

當初恨殺尚書船

誰想尚書爲養屈

三朝以後蘇公便欲動身王尚書苦留蘇太爺道父
別老母未知存亡歸心已如箭矣王尚書不好擔閣
過了七日備下千金粧奩別起夫馬送小姐隨夫衣
錦還鄉一路無話到了涿州故居且喜老夫人尚然
清健兒兒媳婦俱已半老不覺感傷又見孫兒就
是向年汲水所遇的郎君歡喜無限當初只恨無下

今日抑且有孫兩代甲科僕從甚衆舊居火焚之餘
安頓不下暫借祭院居住起建御史第府縣都來助
工真個是不日成之蘇雲在家奉養太夫人直至九
十餘歲方終蘇泰歷官至坐堂都御史夫人王氏所
生二子將次子承繼爲蘇雨之後二子俱登第至今
閩甲中傳說蘇知縣報冤唱本後人有詩云

月黑風高浪沸揚

黃天蕩裏賊猖狂

平陂徃復皆天理

那見兇人壽命長

第十一卷